

生活浪花

“网红老师”炼成记

■赵佳男

“老师,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!”不久前的线上学习期间,一名徐姓同学的妈妈给我发了求助信息。虽然隔着手机,但我能深深感受到这位母亲的无助。

线上学习的方式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,但小徐同学以前在学校上课时都需要老师提醒,更别说自己在家学习了。这不,由于爸爸妈妈复工了,孩子独自在家,开始放飞自我,让家长焦虑不已。

如何让不自觉的孩子自觉地进行线上学习?这可能是一个令许多老师都非常头疼的问题。一般的提醒,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,不少孩子都学会了如何应对老师。布置额外的学习任务,又会增加孩子的负担,导致孩子厌恶学习。我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,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

我让小徐妈妈别着急,请她告诉小徐,老师很想他,明天上午9点钟准备和他通过网络视频聊一聊。

第二天9点,我准时拨通了孩子的手机,和他进行了一番视频通话。视频里的孩子端坐在桌子前,神情有些紧张。

“你好,小徐同学。”我打了声招呼。“赵老师,您好!”太久不见了,他有点害羞。

“你在做什么呢?”这个时候正是要看网课的时间,我故意这么问。“赵老师,我在准备看网课,做预习呢。”他把旁边的平板放在手机屏幕前,故意让我看清楚。

我故作惊讶道:“呀,打搅到你学习了吧?等你学习结束我们再聊吧。”孩子有些迟疑,随后又坚定地地点头对我说:“好的,老师再见,我开始学习了。”

20分钟左右,孩子回拨了我的手机,请求视频通话。

“赵老师,学习任务我已经完成了,你看一下。”孩子炫耀式地把作业放到了屏幕面前。

我当时正在做手工,停下手中的活,看了一眼他的作业,书写潦草,答案错误,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,但我并没有批评他,反而夸奖他:“你做得好快啊,比我快多了。”

“你在做什么呢,老师?”显然,我的动作引起了孩子的好奇,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手中的“玩具”。

“我在用彩纸折一些小动物呢,准备把它们挂在书房里。”

“老师,你做的真好看!”看着孩子满脸的渴望,我心里暗暗高兴。

“你也喜欢玩折纸吗?想学吗?”“想!”

“这样吧,如果你刚才的作业写得好,我就教你,把作业拿来给我看一下吧。”

孩子这才想起手中作业的事,把作业本往后面藏了藏,小声地对我说:“老师,我想再检查一遍,可以吗?”

我很爽快地回答道:“当然可以。”这次,孩子检查得非常认真,足足过了20分钟,他才回拨了视频电话。

果真不其然,孩子把作业订正了一遍,字迹工整,正确率提高了不少。很明显,这次孩子用心了很多,我也把剪纸技巧教给了孩子,不知不觉间,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,孩子意犹未尽。这也正合我的心意,我和孩子做好约定,明天我继续教他做手工,当然,他的作业也要令我满意。

从第二天开始,孩子的作业质量在逐步提高,学习态度也在慢慢改变,而这改变的原因,就是孩子喜欢上了和我玩剪纸、魔方、数独等好玩的游戏。

有一天,我和孩子交流线上学习体会的时候,孩子突然对我说:“老师,我感觉你和视频里教我们知识的老师不一样,你更像一个多才多艺的‘网红’,会很多很多东西。”我愣了一下,原来不经意间,我竟成了孩子心目中的“网红”,一个可以让孩子学习更多本领的“网红老师”。

人生行板

农歌是个村,位于仪征市青山镇。农歌村里,农歌出名。梅雨季节,我到农歌看美景,听农歌。

细雨蒙蒙,赏花正好。黄瓜花、茄子花、茼蒿花、地豆花、药芹花……农歌村里百花盛开,一口气说不完。菜是花,花是菜,在农歌村,它们是一家。黄瓜“少年老成”,在架子上才爬筷子般高,花开得热热闹闹,手指粗的黄瓜横一条竖一条。细雨一洗,花金黄,瓜碧绿,煞是喜人。茄子花紫得婉约有风情,像个文艺小女人,风吹不老。地豆花如大地的眼睛,忽闪忽闪吸引人。茼蒿呢,小小花朵铺开开来,很有气势,如雏菊,一朵朵攀在头顶。还有好些花,我熟悉它们就如熟悉我自己。走进村里,五颜六色的花扑面而来,以乡间朴实的热情欢迎我。

雨正在下,清洗眼睛和心灵,让眼前满眼的绿有了翡翠般的色泽。那是艾草,农歌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长着一丛。“产于山阳,采以端午”的艾草,性温味苦,理气血,逐湿寒。每到端午节,它被插在家家户户的门口,按传统的说法,能起到辟邪、驱瘴、防蚊虫的作用。村里每家门口种植的一蓬蓬艾草,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备着的。艾草据说对妇女虚寒腹痛也有疗效,因此又称女人草。我极喜欢它的味儿,那是一种微凉的清香,一路上掐着艾草尖儿,放在鼻下猛嗅。

在农歌,我第一次遇见茴香。平日做厨娘,做酸菜鱼时,我喜欢放茴香籽,和着香菜撒一层,吃的时候,偶尔吞进嘴里一颗,先辣后凉再麻,是一种挺刺激的享受。但茴香长啥样,我却从没见过。在一户普通农家的篱笆外,我发现一丛高约一米的植物,碧绿婆娑,叶子细如羽,挂着雨滴,分外养眼。隔着雨帘子,隔着一渠水和一畦刚从土里冒出来的茼蒿,我问大嫂这是什么,大嫂答:“茴香啊,烧肉时拽把叶子放进去,香得很呢。”我摘片叶子闻闻,真是茴香味儿。茴香籽的“爸爸妈妈”,原来长这样。

乡间果树多。刚挂果的葡萄如鱼籽,小而密地凑在一起喧嚷着。一户农家院落,刚办完喜事,门上贴着红双喜,门口贴着红对联,半个院子覆着葡萄架,红的火红,绿的碧绿,红红绿绿映着农家日子幸福。金黄的枇杷挂在高处,低的已经被人摘光了。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也长了枇杷树,日日经过,看枇杷果从青到黄,一天成熟,心里特别宁静满足。大叔大婶有时候在树下摘枇杷,看见我,会专门从树上摘个大的让我尝尝,甜的不仅是枇杷,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情。乡间的枇杷,也是绝好的外交家吧。主人看见枇杷熟了,不仅可以顺手从树上摘几颗来吃,还可以给路过的乡邻,共享美味,其乐融融。

大片大片的绿色里,间隔着通组通户的水泥路。家家都盖了小楼,汽车可以开到门口。偌大的院墙外,长着银杏、白杨、枫树,开着月季、蜀葵、栀子,遍地的酢浆草、菊花脑、番瓜。新农村真是新模样,多么羡慕居住在这里的村民,晴天追麦浪,雨天弄花忙。

这个时候,农歌的村民没有谁会歌在家里。秧苗已经育好,插秧正当时。“一阵阵风吹一阵阵凉,一阵阵吹下雨花落,一阵阵才去车水,一阵阵娇娇秧秧来”,秧田里不时传出高亢的歌声,此唱彼和,宛转悠扬,美妙动听的农歌在田间回荡……

晚清至民国初期,每逢栽秧季节,城里文人雅士相约去胥浦田间听歌,画家诸乃方将“胥浦农歌”绘入本地八景之一。这是农歌的历史。今天,在农歌村,不仅风雨染绿,还能聆听原汁原味的农歌。在悠扬的歌声中,心灵也仿佛变得透明而澄静。

去乡下听农歌

■王晚

闲庭随笔

初夏麦花开

■崔向珍

篱笆墙边的太阳花盛开,红的花、紫的花、黄的花、白的花、粉的花,挤挤挨挨热闹非凡。木格窗边的牡丹花也开了,一大朵一大朵的,满院子花香馥郁,浓得化都化不开。

初夏时节,早晨的阳光已经穿不透大槐树叶密集的树冠了,只能任由它在院子里遮蔽出一大片阴凉。我这两天在家休息,准备帮父母干点农活。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饭,父亲把一捆捆红根绿叶的地瓜苗放进水桶里,母亲递给哥哥一把铁锹。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院门,听着水桶吱扭吱扭的声音越来越远,我穿过满院子飘飞的柳絮,转身就追了出去。

温柔的小风吹着白杨树的树叶哗啦啦作响,蒲公英的种子转着圈地在空中飞舞。绿油油的麦苗铺满了一望无际的田野,深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此起彼伏。被麦苗挤得细瘦的田埂长得看不到尽头,我越走越累,父母的脚步却始终无比轻快。天已经很暖了,许多七星瓢虫在刚刚秀出来的麦穗上骨碌碌乱滚。我不管不顾地跑进了麦地,捧出来一只红艳艳的七星瓢虫给父亲看。父亲笑眯眯地嘱咐我不要再去麦地里乱跑,因为麦子已经开始扬花了,我跑一次就会摇落无数麦花,少结许多麦粒。我看看麦穗上附着的点点小花,只好老老实实地顺着田埂往前走了。

麦地南头的沟岸边,一根一根的地瓜垄纵横着,东邻家的地里已经栽满了地瓜秧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把手桶里的地瓜秧拿出来摆好,提了两只空桶下到沟里提水去了。母亲解开一捆地瓜秧,递给哥哥一把,自己拿上一把,顺着地瓜垄开始栽秧。凸起的地垄土质疏松,母亲的大手攥着地瓜秧往上摆一摆,一个比拳头还大的土坑就出来了。母亲把地瓜秧斜着摆进土坑,哥哥跟在后面照着做。父亲提水从沟底爬上来,拿了舀子顺着地瓜垄开始浇水,我也拿了舀子学着父亲的样子浇水。

浇完了水,父亲就一个坑一个坑地封窝。他先用湿透了的泥土裹满瓜秧的新根,再把半湿半干的散土敷在上面保湿。整整一个上午,母亲和哥哥不停地栽秧,父亲不停地提水封窝,只有我随着自己的性子,想浇水就浇水,想栽秧就栽秧,什么也不想干了,就在野地里撒欢儿。好不容易熬到明晃晃的大太阳升到中天,一大堆地瓜秧全部栽完,父亲和母亲终于可以直起腰来,搓揉着两手的泥土,去看我们家的麦田了。

头上是辽阔的天空,脚下是踏实的土地,刚刚栽好的地瓜秧在微风中摇晃着嫩绿的茎叶庆祝新生,熬过了寒冬度过了暖春的麦苗一片生机盎然,点点美丽的麦花密密麻麻地盛开着,犹如满天繁星。浑身沾满了泥土的父亲和母亲蹲在地上,满心欢喜地憧憬着丰收后的麦香。



山清水秀

张玲 摄

真情拾贝

想念父亲

■郑书东

父亲节快到了,我格外想念我的父亲。

一转眼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年多了。父亲是在我们所有人不知晓的时候,悄然离开的……

当时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还不到10分钟,我在院子里铺设砖路,以备雨雪天气行走。回老家看望父亲的二姐和二姐夫要返回城里,家里几个人出门送行。二哥为照顾父亲值了一宿班,累了在休息。

我们所有人都不能接受,当母亲再次返回房间时,父亲原本张大口呼吸的嘴不动了。听到母亲的惊呼,我立即放下砖头直奔房间。二哥惊醒后也跑过来挤按父亲的胸脯,儿子郑宇拉住爷爷的手,不停地呼唤。我们的努力被无情的现实定格后,只好强忍悲痛给父亲换上已经准备好的新衣……

父亲患病已近10年,10年来,没少住院治疗,但以往每次都能转危为安。

此前,父亲陆续在我家小区门外的诊所挂了几次吊针,效果不明显,后来父亲同意去住院。第二天一早,我开车送父亲到附近的医院,妹婿也到了。联系好医院的医生,我就忙着去上班了,拜托妹婿办理住院手续。接下来3天去扬州开会,我没能伺候在父亲身边,夜里接到电话,说父亲病重。一大早,我就提前离会,中午赶到父亲的病房,看他状态还行,我买了午饭,他也吃了些。

当天夜里,我在病房里一直陪着父亲。父亲辗转反侧,坐卧不宁,我还像往常一样,提醒他要睡觉,有时他把氧气管碰掉了,我还生他的气。

父亲整夜没说一句话。

第二天天亮,医生建议我们转院。9点不到的时候,我们就用救护车把父亲送到县医院,在呼吸科的走廊里等了一段时间才等到床位。医生给父亲做血气分析,二氧化碳严重超标,急送ICU。

在ICU的8天里,我们是在与死神拔河,亲友也都赶来看望。通过治疗,父亲能睁眼了,能说话了,能吃饭了……

后来,父亲转到心内科的CCU,恢复得还不错,能接听手机,与远在美国的大哥通话。医生说父亲就算病好了,以后也离不开呼吸机,我们就决定买了呼吸机。父亲出院后,我用车子把父亲接到我家,到小区门口,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,父亲说出了小区名字。看到麻将馆,我问他打不打麻将,父亲说不打了。

回到我家,父亲喜欢吃我做的猪蹄汤,吃得很好,晚上就让母亲和他在楼下休息。半夜11点多,母亲叫我,说父亲唱着离调小调,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我来到楼下,坐在父亲床边,他慢慢也安静了。我看情况还好,又回到楼上休息。

接下来的一天里,父亲情况时好时坏,我一直盼望从北京买的呼吸机能早点到。

晚上,我让二哥先休息,我来值班,陪着父亲,他睡得还算安稳。到凌晨3点半,二哥又来换我。我休息了4个小时,接到电话,呼吸机到了。我欣喜地下楼,告诉父亲,救命的机器到了。我们把呼吸机安装好,再向卖方进行一番咨询,总算学会了呼吸机的使用方法。父亲不是很配合,在

我的劝说下,他才勉强用了一段时间。到中午11点,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,决定送父亲回老家。

父亲坐我的车,我们回老家了。家里门前刚修了水泥路,在保养期不能行车。我们是用躺椅把父亲抬回家的。庄上的人陆续来看望,父亲都能认识,并一一点头表达谢意。

当晚,大姐和二姐留下照顾,其他人回了各自的家。

第二天,我们一家来接替照顾,儿子买了竹沥青药,我买了锡类散,还带了猪蹄、猪肺。一到家,我把肺汤做好,喂给父亲吃。他吃了一小块肺叶,怕他噎着,我让他咀嚼了再咽,他反复咀嚼了多次,可能是没劲,怎么也嚼不烂。我让他吐出来,他又不愿意,我又喂点汤,总算带下去了。

我将高压锅洗干净,煮猪蹄与猪肺,反复煮,到下午1点多,二姐他们回家前,我让二姐把煮熟的猪蹄切碎喂给父亲。

谁也没有想到,父亲吃完猪蹄没多久竟然就安静地走了,没有一丝的躁动,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……

父亲已经82岁,我常跟他说,坚持就是胜利,等过了年就83岁了。

小时候,我们都怕父亲,我们没少挨骂。

长大后,我们还生父亲的气,因为他喜欢抽烟喝酒,不注意身体。

父亲老了后,我们仍然不时抱怨,因为父亲经常生病,还不听医护人员的话。

如今,父亲走了,我们的心里只剩下了对他的思念。愿父亲在天堂安好!